

永樂大典

卷三千一百四十
八

永樂大典卷之三十一百四十八

九真

陳

陳博古

通川志徐良弼撰墓誌云公諱博古字守約家富于嘗兄弟皆治產業公獨慨然志於學舍法中公優等升貢邵守未公彥慈安山樓成公預坐獻詩曰門外海濤奔鐵騎檻前山背擁金籠守大稱青自是期公以必擬高科未幾果於政和五年何臬牒及第調處州刑曹宣和中為江州德化縣尉復強盜轉從政郎建炎初從大守劉公龍圖之辟為本州司法清兵張敵萬以兵圍城是時守貳遷治海門之崇明珠公攝郡事雖以力不敵城陷被執而公毅然不為賊屈賊亦不能加害於公大守部刺史莫不嘉公之有守各以名薦于朝政宣教即知泰州海陵縣時起與五年也賊兵再犯淮保守有功轉奉議郎繼以磨勦轉承議郎公之為邑適承兵革之餘民俗凋瘵專以撫字為意而郡守迫於軍期科歛不時公累爭之一日以蓋營寨立命救蘆席數以萬計公執不可愈力守感怒震喝公自是籌辦不樂再宿而歿二子以喪歸墳既久適有

永樂大典卷三十一百四十八

一僧自鎮江焦山來訪尋其家且求公遺像而圖之詰其所以則云本寺主僧一入夢迎伽蘭神問姓名則云前任海陵縣承議陳公主僧異其事故遣其圖畫公遺像而去二子祺禔皆世其業祺累舉於禮部禔亦為一鄉之善士云

陳能千

建安志陳能千字勉仲浦城人蚤以行藝負碑雍政和五年升上舍免試禮部故相何臬勝解褐授將仕郎江東提舉司第官樞為和州工曹改宣教即除大學正未赴用顯謨閣直學士康執權薦對除通判湖州丁父憂服闋再倅宣州奉祠官至承議即以致仕轉員外郎

年五十七

陳起宗

蘇州府志陳起宗字興祖少入上庠踴厲有聲連冠多士諸公皆歛衽以避一日歸者蜀同舍主為投試卷起宗業禮記同舍族之輒步以周禮進試乃告起宗遂用周禮試復第一登政和五年進士第四年三十七以徽猷閣學士知并州卒起宗善談辨詩為灑落驚人有陶謝風韻備載家集與起宗同年者錢觀復張柎也

陳汝楫

宋末志士全集朝散郎致仕陳公行狀本貫泉州同安縣永豐鄉感化里曾祖珠故不仕祖彥嗣故不仕考禧贈

右朝請郎妣吳氏封安人公諱汝楫字濟夫政和八年上舍出身補官地功郎建州工曹掾屬官首不行調南劍州順昌主簿秩滿正權漳州司戶參軍行長泰事代為漳巖主簿丁內外憂終制升從政郎為漳州司法參軍未行改宣教郎轉奉議郎知汀州寧化縣丞追榮其考以承事郎孺人告第四加至令官封而公自寧化罷歸歷承議朝奉朝散郎凡十年不調晏如也年六十一以紹興二十三年三月二十六日終于家公自始蜀疾即使其弟為奏上請得致仕即未報疾革召親戚常所往來者告語屬其子而逝既尚書下公請事如章而公不起矣公在事以廉勤自約物所至有能聲為大府部刺史所知事有他吏所不能辦者皆以誨公公為辨治日以謹力在長泰直歲不收公力為言得蠲田租什之三在漳巖尉老病不任事以公代易會民余勝蘇居群黨攘殺為姦公悉禽取真之法民乃安朝廷嘉錄其功改中都官而龍圖林公道守南劍翰林恭公崇禮守漳州皆嘗論薦之在寧化興學校治複屋聚經于史氏群書以教其人始寧化以武為俗民不見義至是學者彬彬焉公自是歸杜門里閤非歲時慶

永樂大典卷三百四十八

二

問未嘗出入閭巷諸公府卿人欽愛而仕者安之公亦自適恬不以進趨于其意可謂善人君子矣而壽不遐於公猶為有憾也公兩娶黃氏皆封夫人後安人左宣義即致仕之女亦先公卒子男一人悅以公恩補將仕郎女一人未笄嘉先君子吏部府君與公同年進士也嘉之來此不及拜公矣公嗣子悅將葬公於某山之原以公行事按嘉序次將以求志於作者嘉謝不能而其請不已既不得辭乃取所論墓其著其大者如右時紹興歲次乙亥人日左廸功即衆

州同安縣主簿管學士朱嘉狀

陳橐

宋史列傳陳橐字德應紹興餘姚人入太學有聲登政和上舍第教授寧州以母老改台州士曹治獄平允更攝天台臨海黃

若三色易越州新昌令皆以催佛稱呂頤浩欲援為御史約先一見橐曰宰相用人乃使之是身耶謝不住趙鼎李光交薦其才紹興二年五月召對改秩六月除監察御史論事不合八月詔以率邑有治行除江西運判瑞昌令倚勢受賂橐首劾罷之期年所按以十數至有望風解印綬者以母年高乞歸橐素善撫字移知台州有五邑嘗攝其三民懷惠愛越境歡迎不數月稱治母喪邦人巷哭相率走行在所者千餘人請起橐橐素

永樂大典

卷三二四八

清謹不擾治狀著聞其牧所在州賜錢三十萬索力辭上謂近臣曰陳索有古循吏風絲枲以司勳郎中召累遷權刑部侍郎時秦檜力主和議素疏謂金人多詐和不可信且二聖遠狩沙漠百姓肝腦塗地天下痛心疾首今天意既回兵勢漸集宜乘時掃清以雪國耻否亦當按兵嚴備審勢而動舍此不為乃遽講和何以繫中原之望既而金象有所邀議久不決將再遣使索復言金每挾講和以售其姦謀論者因其廢劉豫又遷河南地遂謂其有意於和臣以為不然且金之立豫蓋欲自為捍蔽使之南窺豫每犯順事皆敗北金知不足恃從而廢之蓋為我我河南之地欲付之他人則必以豫為戒故指以歸我往歲金書嘗謂秦檜多寡聽我所故曾未海底反復如此且割地通和則彼此各守封疆可也而同州之橋至今存焉蓋金非可以義交而信結恐其假和好之說勝膠膠之辭也嚴禍心變出不測願深鑒前愆亦嚴戰守之備使人人激厲常若寇至苟彼遵和則吾之振錫武備不害為立國之常如其不然決意恢復之圖勿循私曲之說天意允協人心響應一舉以成大勳則梓宮太后可還祖宗疆土可復矣檜憾之索因力請去未幾金果渝盟除徽猷閣待制知領昌府時河南新疆初復無敢往者索即日就道次壽春則報已不守改處州又改黃

永樂大典卷三千五百零八

三

州兵興後廣東盜賊無寧歲十年九易牧守素盡華弊政以恩先之留鎮三年民夷悅服初朝廷移韓京一軍屯循州會郡寇略科犯廣西詔遣京討之素奏廣東累年困於寇賊自京移屯敵稍知畏今悉軍赴廣西則廣東危矣檜以素為京地坐稽留機事降秩屢上章告老改婺州請不已遂致事又十二年以疾卒于家年六十六素博學剛介不事產業先世田廬悉推予兄弟在廣積年四方聘幣一不入私室既謝事歸判中僑寓僧寺日雜以食藪之恭然王十朋為風土賦論近世會稽人物曰杜祁公之後有陳德應云云

陳湜

清漳志陳湜龍溪人政和間嘗有牙媪遺珠於其門莫記其所久之媪造其門四顧若有所物色公呼問之媪曰嘗遺珠於主

迫取雖市屋鬻女度不能償公曰第言其狀當為汝訪求之媪以實告公全歸之媪驚喜呼為父拜謝而去里有喪多假婦女首飾繪練器皿以事莊嚴有遺白金器者公因往吊見而拾之篋問事者器皿有遺否掌事數人方倉皇求之未得公即出於袖中歸之鄉人誦歎不已公嘗夢人告之曰汝壽終七十二後享壽八十

四蓋陰德之報也

見後天無記

陳大謀

清漳志陳大謀龍溪人登政和第持科後之子歷任之廣東提舉學幹初與其弟大誥大訥同時舉貢守黃因舉送持為一詩以美之有政和天子丙申年兄弟三人同得仙之句鄉人榮之

陳熙

臨安郡績誌陳熙字煥然臨印人政和間游太學三預薦送以特恩廷試釋褐授迪功郎監蜀州永褒茶稅再調主雙流簿紹興初大將宿兵蜀口發東西州民轉粟給軍民力疲弊死於道者相枕藉郵使者徵公代縣令部運至洛上既至則又徵以至軍前諸縣現實電勉爭送公曰民病矣安可復征以至遠為民得免且不限送粟於洛放散民丁甫還任即致其仕以歸特恩加承事即賜品服優游家居自號儲石居士晚好煉丹之術呂仙翁嘗訪之

陳九齡

宋馮縉雲先生集和州通判陳公墓誌銘公諱九齡字壽翁本陳宗室文帝封璘為安成侯於公蓋十三世祖璘生薛嗣侯從主入隋居長安薛生思生允文允文生處仁處仁生拱為唐中武節度使拱生成之守同州成之生權卿為昭宗右拾遺未滿歲辭入

永樂大典卷三百零八

維氏山成子孫無出仕權卿生餘慶餘慶生惟猶守祖訓有隱德安元獻公力薦於朝比三召乃出授御史乘行即公曾祖也祖文政徙居華州之蒲城父子從元豐中與兄都水監主簿子雅上書論新法得罪公生十年而父母俱喪能以學行自植立再貢禮部再黜留太學十年游益廣學益成文益不合有司宣和六年以恩授濟州文學調水洛城主簿改懷德軍司判曹事靖康入蜀授成都靈泉安仁二縣主簿監眉州酒務改右宣義郎除通判和州未赴卒享年六十有六寶紹興二十一年六月十六日也臨終都粒飲水三日沐浴衣冠精爽如平時囑家人居喪祭享遵用古禮毋為佛事娶潘氏生男漢傑以軍功授承信郎再娶張氏生男邦傑以宰相薦經術精通論事切直授右迪功郎湖廣江西京西路總領司准備差遣女薛華適進士允音再娶俞氏生男庭傑早卒朝傑應進士舉女淑適宗子伯璜薛英未笄孫男觀復女二人漢傑等將以紹興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葬公于嘉州峨嵋山之麓邦傑以某嘗與公同僚知公泣拜請銘其幽穴夫國朝以五舉恩待遺逸其人皆老故偃起百為一日諉以事宜練達絕少年諸生有足觀采然而寂無聞豈其晚暮情氣重以時俗侮易遂落寞以盡使真有所蓄積出必大肆老且史壯若是有何其疎闊也惟公

剛介之節深樹本根不為得喪壯老慟憾遇事精魄健銳顯出盛年得意
上數等人亦不敢視以老德必敬畏信服嘗攝安仁縣事於時丞相張公
富公其小家戚屬憐公不敢毫髮出形勢犯教令節制軍馬王彥常因公
故人強牽稅致奉下公不得已一至劍門即棄去總領財賦趙開自謂心
計精密比劉晏開公疏列取子利病不覺夫驚起立然公出忠恕竟皆馳
眉州酒務不法檄公按驗至則不鞠其贓獨以適負上趙公不悅即令公
代所按乘困棄之公縱舊官補以適額十萬義聲流聞比滿儲得子錢七
十萬四倍帝數後得貳和州使因出東南見鄉宰必有過合不幸以死可
悲也夫銘曰 學以今故不售志以位故不
究惟豐其廩而畜其施所以昌其後者耶

陳璟

宋楊誠齋集西和州陳史君墓誌銘君諱公璟師宋其字陳其
姓新蔡人也今居未之宜春曾出葬後媿滿朝奉郎守司農少
卿贈銀青光祿大夫武考其曾祖朝請大夫贈金紫光祿大夫之純者其
祖朝請大夫贈正議大夫升考其考贈碩人范氏贈宜人徐氏者其妣也
君某氏出也以父任歷鄂之蒲圻韶之曲江王簿澧州司理參軍未赴丁
母憂除喪為贛之會昌令又為靜江府義寧令以薦者改宣化郡知筠州

永樂大典卷三千四百六

五

高安縣通判德安府知開州西和州未赴西和請為祠官改主管建昌軍
仙都觀辛年六十四終官朝散大夫君在蒲圻適武昌軍壘增葺區廬發
諸縣屬役宅邑良擾獨君所即工取佛老之廢宮以為材使市井之庸保
以為使不日而成卒乘交賀而田里固覺嘉魚缺今諸部使者檄君攝之
邑之地卑背江面湖每歲挑花水生環邑之境匯為巨澤巨數百里三邑
之民不可以稼政和閭唐令築萬頃隄以郵之隄潰四十年莫之能復君
率乃僚行視故跡荒廢地勢於是徙廣就隄舍舊相新距故隄三百舉武
因兩山之阨溢外水之咽發耕者七百人治之勞費勸相勉以久利董以
大家三旬而隄成截若甃虹隱若金城連岸大穰民厥魚稻民歌之曰馮
夷不仁兮奄吾時以為湫天惠陳侯兮涸彼湫以為時黃雲兮被野后稷
欣欣兮來白雲而來下一飯兮枕侯與大椿兮相承乎春秋總領王公矣
聞而薦之後為樞使又薦之君在會昌屬摘山之盜突入贛境甚君首
揭格外賞募猛士以蠶紙為前鋒盜退大守侍郎陳公天麟表其績以父
憂去義寧地雜蠻漢崇山複嶺商旅道斷而官自驚鹽府散之縣縣散之
鄉故事皆強民售之君為設場聽民自售罔不呼聲漢蠻聞終宋以大盜
師旅之後加以年飢君專意撫字民用昭蘇蠻有兵其姓者點而勇陰嘯

群醜時聞漢疆君以策縛致麾下諸酋出謝君勞饗之諭以忠孝開以福
既感悅而去一境寧謐帥劉焜漕梁安世合章薦之宜州蠻叛帥王卿月
招君議事遣往攝守君遜不敢當而條上平蠻方略卿月用之蠻沱平定
高安茶租挈重君痛節百費以它賦之贏代民輸之民力頌寬政聲藉甚
冠冕一路太守侍郎俞公微首薦之萬里相繼假守亦薦之君秩滿造朝
萬里祇召繼至復薦於朝而君已詣銓曹署他安即丞矣有旨理為中書
除命時戎帥兼知德安政用戎索虜擊毛擊現民細事以神其明道路以
日君每事盡規橫政小濬復州缺守諸部使者列于朝請以君攝凡五閱
月作水樓以代民兵之役嚴邊備以激義勇之士提舉尚書張公孝伯漕
使劉立義提刑張瑛交章薦之辰蠻叛帥樞使王公簡檄君議事將碎為
真守君復遜不敢當而條上平蠻方略君凡再辭辟部談者高之君至開
州治賦不擾而裕聽訟不察而明暮年而治民氣和樂追暇訪求唐刺史
柳公綽韋處厚之遺跡而追和其詩句以中爭傳之有嘉禾一莖九穗生
其境內部使者表其事以為君之異政所致制帥龍學尚書劉公德秀奉
茶使王某同薦之給事程公叔達中書舍人陳公居仁亦屢薦之前後舉
者二十餘人既歸自蜀意已倦飛得請祠官超然自得悠然自放迺築池

館迺藝松竹芳晨勝日策杖孤往許狂酒聖齊命同社困翁溪友所至爭
席往往登山臨水吟風弄月窮日之力至夕忘返嘉泰二年十一月朔子
孫方羅拜稱賀君忽慨然曰吾其歸乎皆問曰翁既歸矣又將焉歸君笑
而不答後五日風興焚香立而逝云娶駱氏賓王之裔也封宜人前一年
卒二子元勳從政即前道州軍事判官元老將士即後君數月卒四女長
適進士馮百藥次適文林郎泉州觀察推官孟亮皆前卒次許武德即賴
州止將夏用中之子允德次許進士易光廷之子孫男二人行衛治命以
納祿之澤奏補衛孫女二人居幼君色粹氣溫表裏如一可愛可親至淮
官謹度遇事必為凜不可奪然睦家庭寫親故上信誼下勢利聞人一善
若已之有之見人急難若身逢焉尤為龍學尚書劉公所知公帥長沙道宜
卷聞君之喪親臨弔馬哭之慟極之渥撫存其孤意惻惻也元勳將襄君
大事以夫人駱氏附焉諷之玄夫重告曰其歲癸亥其月辛酉其日丙申
茲謂良辰縣曰宜春辨曰信義里曰德成原曰紹石茲謂良宅地走一時
持李監獄逢原所書官簿求請銘銘曰世罔能吏何以立我事我事未之
我民已泣世之惠人何以字我民我民弗字彼姦蒙仁有碑陳君周昭不春
有惠之政無惠之病有能之能無能之稱謂無知已薦業其紙謂不逢時

永樂大典

卷三一四八

手兩其麾伴或克壽可重歎就未就
而姜何司為斯為君問天天且弗知

陳紹

宋陳止齋集族叔祖元繼壙誌維陳氏自福之長溪縣觀儒鄉
推秀里徙温州瑞安縣既遊鄉國表里諳凡七世傳良生晚猶

及諸祖父行皆享重不察察大人也亦君諱紹字元繼於祖行寂少傳良
及詳其為人里中有故或舉不能合族中有故或獨不能支必須有君至
後集夫人善助之日以酒肉飲食人時出嬉遊冬歲必為其燕少長至僮
僕不遺其用度如不節而家營倍於疇昔甫君生宗寧二年卒於乾道二
年十月丙戌夫人生元符元年卒於淳熙十三年二月丁卯府君以淳熙
五年十二月丙申葬於所居里西尖之麓至慶元二年十二月庚申而夫
人附二子宏中定中女適劉宋樹未克明謝邦基孫男四人詵宗潛宗洙
宗汾詵早卒宗洙為兄之子方中後潛洙皆國子進士女一人傳良諸孫也
宗洙詵早卒宗洙為兄之子方中後潛洙皆國子進士女一人傳良諸孫也

陳一鳴

宋史浩鄮奉真隱漫錄福唐陳君時可墓表 重和元年
二月進士陳君諱一鳴字時可年四十一以疾終於寢宣

永樂大典卷三十一四八

七

劍州司戶參軍黃謙狀來請識將以石表於墓下子與諤嘗同僚義不可
辭則以狀實叙次之謹按君曾祖象累贈金紫光祿大夫祖褒父萬夫皆
隱德弗仕自名叔祖侍讀樞密直學士襄以正直鯁亮受裕陵知時大臣
既更新法皆進者合一辭扣之學士公首言青苗不便及薦司馬溫文正
公等三十二人皆弗合大臣意官用不大顯其後所薦三十三人者相繼
登宰輔或為名卿才大夫人曰陳公之舉不凡矣今天子即位得其薦疏
遺藁少告天下舉士其以陳某為法由是福唐之陳益以鼎昂甲天下承
光藉潤實始有君君於是生六十日而孤自幼已自立不與俗浮沉崇寧
大觀間用事者方以老莊清談放蕩之說表裏王氏新義至春秋聖人之
作反禁不用君慨然即侍讀公舊居安德之僧舍葺讀書堂取五經及春
秋諸傳百家子史日誦吟不絕口久之盡通其義出從多士輒觀然居上
游然率用所學背時不在甲乙第議者謂君與侍讀公雖出處殊致至所
向不苟合實若符契云安知君得志風烈議論不隱然與前人齊而尚止
於斯乎君娶邵人吳氏千里之曾孫思之孫介夫之女第而拜舊於廟奉
其姑于堂燕嘗脫甘祀禮且時凡君之行著于鄉聞于家人親戚故舊乏
者得所濟而後生者得所矜式皆吳氏之助吳氏得年四十八後公七年

宣和六年正月辛酉庚元平十二月二十四日從君之兆而定以得故禮
儒人生一男焉也四女人適許昌言黃俊民連景先切為尼三孫界翰餘
朝三孫女皆幼初名之從也侍讀公之子中散某悼念不忘有命以遺表
恩奏請命為右通直郎新通判興化軍事所至有能聲予知陳氏之積其
未有原其後有承而其與未有既也寵靈存至將拱而可侍若
夫族系之所來載之侍讀公之譜之傳且有家集在得不復云

陳堯臣

王明清揮塵錄宣和初徽宗有意征遼蔡元長郎達夫不
以為然童貫初亦不敢領畧惟王黼蔡攸將順贊成之有
謀者云天祚貌有亡國之相班列中或有言陳堯臣者婺州人善丹青精
人倫登科為畫學正黼闡之甚喜薦其人于上令御命以視之擢水部員
外郎假尚書以將使事堯臣即挾畫學生二負俱行盡以道中所歷形勢
向背且繪天祚像以歸入對即云虜主望之不似人君且謹寫其容以進
若以相法言之亡在旦夕幸速進兵魚弱攻昧此其時也并圖其山川險
易以上上大書即擢堯臣左司諫賜予鉅萬燕雲之役遂決時堯臣方三
十三歲遂至侍御史會蔡元長復將預政事黼誅堯臣望風上疏以元長
前日不合人情狀攻之初榜朝堂然上猶眷元長然堯臣為萬州監稅而

宋史本傳卷三百六

八

元長竟不告廷堯臣寢是行黼敗堯臣亦遭斥建夫中監察御史李家疏
其為黼鷹犬誤國之罪始詔陳其名初蔡攸之主洋高家志臣以滄州係
曹回為京東曹司試官因以其厚會之擅國遂盡復故官雖不敢用詔之
武林每延至相府款密教舊堯臣以前所錫萬金築園亭于西湖之上極
其雄麗今所謂陳侍御花園是也會之珪涉致遠為御史欲露其評而周
為高方宗堯臣之妻尤致遠之腹心力回護之遂免堯臣以壽終李仁父長
編載胡交修繳其祠命之章尤摘其姦其嗣懸為高作行狀以蓋前跡為
高後亦悔之會建炎時前御史敢於國門外建第以此可見為高之子邈
云堯臣子倚今為卿武陵新志明清揮塵錄載周邈所記陳堯臣決伐
燕之策蓋出於天下公論而堯臣之子倚以財推行都張全真叅政日載
真偽作一積可以但作全真文字近覽李仁甫長編云紹興元年正月四
日辛丑中書舍人胡交脩言人臣之罪莫大於誤國自古誤國之禍莫大
於燕雲之役者燕山諸首與夫用事之臣大者誅戮次者流放而陳堯臣
者獨仍舊故秩廩食縣官置而不治豈所以上慰宗社之神靈四方之痛
憤哉堯臣為國心亂不知罪惡之重乃敢自引於己為郡守今雖為官何
叨切食祿臣愚伏望睿旨削奪堯臣在身官爵投竄避方以懲其惡以謝

生靈為後世臣子誤國之戒詔竟臣主管臨安府洞霄宮旨揮更不施行書之于編益知卿之言不辱誣且非明清之私意事見長編第一百五十九注後閣中興日曆宰執奏乞行遷青高宗云宜可以因乞差遣反遭貶邪止罷祠焉

陳懿 宋許景衡橫塘集陳通直墓誌銘陳公諱懿字公美温州平陽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公美懿順謹飭遇人歡然無間人亦為之傾盡凡無子或勸其求嗣續曰吾弟孝友即我死尚憂身後予公美事寡嫂彌謹撫其二女皆得所歸常曰吾早孤而寡不及學問幸有子庶幾成吾志手抄群書授之早夜課其誦讀稍長伴從師習其資給艱甚而無厭色色未幾其子楠以上舍生擢甲科聲稱翕然歷官太學秘書省每退食侍側必問所讀者何書所游者何人所討論者何等典故楠具以對曰毋忘學毋友非其人蓋友所以輔學也吾聞某人某人賢者亦嘗從之游乎故凡楠所與往還多名人其操履醜藉尤為賢士大夫所推許蓋有所授之也公美以其子之恩四封為通直即致仕年若干宣和二年五月甲子以疾卒于京師明年某月甲子葬于福州長溪縣某鄉廣化寺之後山孺人某氏同邑人生二男子長即楠也以承議郎行秘書省著作佐

郎次曰某集進士若干女子婿曰某其一早卒餘在室保若干人公美重然諾與人交有終始振其急難唯恐力之不逮也故聞其卒皆為之出涕其柩東歸有越數百里迎拜致奠者行路嗟異之而邪人滋以其長者為可惜也將葬其子以書來告曰先人以里閉故辱公知今葬宜有銘敢請某曰嗚呼公美善事其兄善教其子善與人交其可考不誣如此楠方知名當世則公美之名不泯於後世必矣然其事則不可不識也故銘之以遺其子伴刻石

永樂大典卷三千五百八

九

納于墓隧云

陳邁 宋史忠義傳陳邁字亨伯其先自江寧徙永州登進士第知華

縣為治有績魏尹蔣之奇為京許將交薦之知雍丘縣徽宗將以為御史而邁祐甫憂畢喪為廣西轉運判官蔡京欲壘極地建平從允三州邁言蠻人幸安靜輕擾以兆蒙不可京惡之以他事罷歸旋知商州興元府入為駕部金部員外郎張商英得政用為左司員外郎俄擢給事中會商英免相蔡絛攝封駁力沮止之邁懼請外以直祕閣為河北轉運使加直龍圖閣提陝西召還京師而蔡京復相再使河北提淮南帝將步置發運使命選諸道計臣有闕閤者執政以邁言京曰職卑不可用願更

選帝曰可降集英殿修撰使往京乃不敢言遂為副使未幾升為使朝廷
方督綱餉運渠雍濬使決呂城陳公兩塘達于渠曹路南通而未動化
石網塞道官舟不得行連捕繫其人而上章自劾帝為憐勸人進遣徽猷
閣待制宣和二年冬方臘亂詔以徽選言臘始起青溪不及十古今會
從已過萬人又有蘇州石生歸安陸行兒皆聚黨應之東南兵弱勢單士
不習戰必未能滅賊願發京畿兵勇謹檢看手兼程以來庶幾蜂起愚民
不至滋蔓帝悉行其言加龍圖閣直學士經制七路治于杭時縣官用度
百出遺創議度公私出納量增其贏號經制錢石自兩人始也又言妖賊陵恭
式號總制錢於是天下至今有經總制錢石自兩人始也又言妖賊陵恭
州縣唯搜求官吏恣行殺戮往往斷截支體探取肺肝或焚以鼎油或射
以助矢備極慘毒不償怨心蓋貪污嘗利之人倚法侵牟騷動不知勢極
積有不平之氣結於民心一旦衆勢如此可為悲痛此風不除必更生事
臣願米撫官吏姦賊尚仍舊習者按治以聞重寘于理許之又進學士凡
所施置以御筆先下於是勅越州王仲蕤糾市民造金茶器減直買軍糧
募而以私錢取之仲蕤坐黜抗經臣寇後河渠堙塞邦人以水潦為病前
守數請于朝皆以勞費輟役遣以冬月撥真揚潤楚諸郡凡守歸綱卒志

集治所先是當開墾群卒無以食率凍餒不自聊聞命相率呼舞以米者
二千人用其力治河不兩月畢抗人列馬使河北都轉運使進廷康殿學
士歷知中山真定河間肅欽宗立加資正殿學士積官至光祿大夫復為
真定又徙中山金人再至遣冒圍入城堅壁拒守詔康王領天下大元帥
命遣為兵馬元帥受圍半年外無援即京都既陷割兩河水和遣弟光祿
卿適至中山臨城諭旨遣還語之曰主辱臣死吾兄弟不居以名義自處
寧當賣國家為囚奴乎適泣曰兄但盡力勿以弟為念遣呼總管使盡括
城中兵擊賊總管薛遂斬以徇又呼步將沙振往振素有勇名亦固辭遣
固遣之振怒且懼潛表刃入府遣妾定奴責其職入振立殺之遂言遣於
堂及其子錫并僕妾十七人長子鉅以官淮南獲免振出帳下卒譟而前
曰大敵臨城汝安得殺吾父執而碎裂之身首無餘城中無主乃開門出
降金人入見其屍曰南朝忠臣也斂而葬詣鐵柱寺建炎初贈特進遣性
孝友為人寬厚長者任邵刺史二十年母出行邵邑必焚香祈天願不逢
貪濁吏嘗薦王安中呂熙浩張懿謝克家何禧後皆至公輔世以為知人
適由開封少尹衛尉少卿至光祿卿是
彼也金人執之以北後十年死於雲中

陳過庭

宋史列傳陳過庭字實王越州山陰人進士第為臨海才薦之權祠部吏部右司員外郎使契丹過庭初召楊庭幹日徽宗改賜今名時人或傳契丹苦風痺又箭損一目過庭歸證其妄且勸帝以違備為急遣太守少卿起居舍人宣和二年進中書舍人繞七日遷禮部侍郎未盡一月又遷御史中丞兼侍讀寇寇竊發過庭言致寇者蔡京養寇者王黼竄二人則冠自平又未勸父子本刑餘小人交結權近竊取名器罪惡盈積宜昭正典刑以謝天下由是大與權貴逐離陷以不舉劾之罪罷知新州未半道青海州團練副使黃州安置三年得自使欽宗立以集英殿脩撰起知潭州未行以兵部侍郎召在道除中丞初入見帝諭以國家多難每事當悉心盡言於是節度使范訥馬歸環衛過庭因言自崇寧以來建旄者多不由勲績請除宗室及將帥立功者餘並如訥例又乞辨宣仁后誣謗姚古擁兵不援太原陳其可斬之罪七竄諸嶺表進禮部尚書權右丞中書侍郎議遣大臣割兩河與金狀南仲以老聶昌以親驍過庭曰主憂臣辱願効死帝為揮涕歎自固道南仲昌及城陷過庭亦行金人拘之軍中因留不得還建炎四年卒於燕山年六十贈開府儀同三

永樂大典卷三十一四八

十一

司謚曰忠肅名臣言行錄過庭為右司凡四年時大臣各立黨不協同列或陰為向背唯公無所附也上曰陳過庭中立不倚者也公見自壬戌至戊辰七日之內彗星見於天之東北奏曰夫以陛下恭儉憂勤仁民愛物施於四海不宜致此災異故凡明於天象者皆曰此金賊滅亡之象稽之天理驗之人事金賊殘暴自取滅亡更有是理雖然天道幽遠僅以出速而忽著明之戒似非古先哲王正厥事以應天變之義况我仗未殄寇盜未平主威未振國勢未強權綱未舉紀律未嚴是非未明賞罰未當罪人已得而未加明刑寬詔已頒而未蒙實惠倉庫未盈私室未富貴近之列未得正人州縣之間未皆廉吏命今數下而數易毛除彘報而彘移朝有姑息之政吏多冗濫之負如是則星象垂戒其可忍乎切自誓畏內修德外修政是君子退小人獎直懲蠲苛挽修兵甲選車徒備邊陲儲糧食恤民隱士元吏卒奔源庶幾去災為福矣

陳康伯

宋史列傳陳康伯字長卿信之弋陽人父亨仲提舉江東常平康伯幼有學行宣和三年中上舍內科累遷太學正丁內艱嘗溪盜將及其鄉康伯起義丁力逆擊俘其渠魁邑得全寔夫未為教令刑定官須脩紹興教令奪通判衢州攝郡事盜發白馬原康伯督

州兵濟王師進討克之降大者博士改提舉江東常平茶鹽高宗進建
 康康伯以職事過湖得對因請擇大將上聞納紹興八年除樞密院計議
 官累遷戶部司勳即中康伯與秦檜太學有舊檜言國康伯在即省五年
 泊然無求不偷合十三年始遷軍器監借吏部尚書使金至汴將曉不供
 餉閉戶卧勿問入夜館人扣戶謝不啟亦不對後因金使至詔康伯館伴
 端干賜扇帕與論拜受禮言者以生事論罷知全州海盜間作朝廷遣劉
 實成閱逐捕康伯以上意招懷盜多出降籍為兵久之不逞者陰倡亂康
 伯訊得實論殺之州以無事秩滿三奉祠去十年檜死起知漢州將出峽
 召對除吏部侍郎康伯首請節用寬民凡州縣取民無藝許監司互察臺
 諫彈劾尋兼吏戶部乞約歲用會所入儲什之一二備水旱奏上議竟不
 決魚刑部前此有司希檜意與大徹康伯平獄直寬士大夫存歿多賴之
 除吏部尚書宰臣擬用權尚書出命高宗顧曰朕且大用何權為尋拜參
 知政事自孫道夫使北還已聞金以買馬非約為言朝廷特特和康伯與
 同知樞密院事王綸白發其端檜使還乃言知好無他康伯持初論不變
 九月以通奉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例賜銀兩康伯固
 辭減半又辭兼史院上嘗謂其靜重明敏一語不妄發真宰相也又命與

湯思退輔政事勿彈商論惟其當而已康伯言大臣事當盡公若依阿植
 黨此鄙夫患夫者臣非惟不敢亦素不能高祖嘆其長者普安郡王呂潛
 藩高宗一日謂康伯當以使相封真王今宜冠以黃籍於是詔以為皇子
 封建王實三十年二月也明年三月拜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五月金遣
 使賀天申節出緩言東淮漢地指取將相大臣且以湖聖出問至康伯主
 禮部侍郎黃中之論持斬衰三年先是葉義問賀允中使還言金必敗盟
 康伯請早為之備建四策一增劉錡荆南軍以重上流二分畫兩淮地命
 諸將結民社各保其境三劉寶獨當淮東將驍卒少不可倚四沿江諸郡
 修城積糧以固內地至是召三衛帥及楊存中至都堂議舉兵人請待從
 臺諫集議康伯傳上旨曰今日更不高和與守直問殿當如何時上意雅
 欲師內侍者都知張去為陰沮用兵且陳退避策中外安傳幸聞蜀人情
 洶洶右相朱倬無一語同知樞密院事周麟之受命聘金倬不欲行康伯
 獨以為已任奏曰金敵敗盟天人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聖意堅決則
 將士之意自倍願分三衛禁旅助襄漢待其先發應之康伯勉周麟之以
 國事麟之語侵康伯康伯曰使某不為宰相當自行大臣與國存亡雖死
 安避麟之竟以辭行罷尋貶責殿中侍御史陳俊卿言當用張浚且乞斬

張去爲以作士氣康伯以俊卿振職奏擢兵部侍郎九月金使舊州王僅
收歸中外震駭朝廷有遣家豫避者康伯獨具舟迎家人所且下詔安
諸城門局鑄車違常時人侍以安敵進江上召楊存中至內殿議之因命
執康伯議康伯廷之入解衣置酒上聞之已自寬翌日入奏曰間有勳陛
下幸越趨闕者審爾大事去矣盍靜以待之一日忽降手詔如敵未退敵
百官康伯焚之而後奏曰百官散主勢孤矣上意既堅請下詔親往以葉
義問督江淮軍填允文衆謀軍事上初命未俾爲都督軍辭乃命長問允
文尋敗敵於采石金主亮爲其臣下所斃而還方亮之犯江國人即立葛
王褒三十二年始遣高忠建來告登位議授書禮康伯以謹行之於是執
書使用敵國禮高宗倦勤有與子意康伯密贊大議乞先正名俾天下咸
知聖意遂草立太子詔以進及行內禪禮以康伯奉冊奉宗即位命兼樞
密使進封信國公禮遇殊渥但呼丞相而不名康伯自建康邑徙西即以
病祈去位不允明年改元隆興請益坐遂以大保觀文殿大學士福國公
判信州上懇勞甚勤且曰有言名慎勿辭宰執即庸餒別百官班送都門
外已又辭節弓外祠除醴泉觀使二年八月起判紹興府且令赴闕奏事
復辭未幾召陪郊祀時北兵再犯淮司人情驚駭皆望康伯復相上出手

札遣使即家居召之未出堂門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平章事兼樞密使
進封曾國公親故謂康伯實病宜辭康伯曰不然吾大臣也今國家危當
與疾就道幸上哀而歸之爾道聞遠遠魚程以進至闕下詔子安節婿文好
謙掖以見咸拜賜坐間日一會許有與至殿門仍給扶非大事不署敵師
退尋以目疾免朝謁臥家旬餘一奏事乾道元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康
伯起陪祠已即告歸章屢上不許一日出殿門喘劇輿至第夢年六十有
九贈大師謚文恭擇日臨真子備節固辭乃止命工部侍郎何備護喪歸
二子偉節秘閣安節賜同進士出身五辭不受上手札批諭寄留省中以
成其美康伯薨給遷之慶元初配享孝宗廟庭改謚文正論曰陳康伯以
經濟自任臨事明斷染允家才優識遠謀國盡忠至若汪澈之論事忠懇
薦達人才葉義問直言正色掃除秦檜餘黨然不長於兵臨敵失借宜優
議論而劣事功者歟葉頤清儉正直而衡才智有餘蓋亦一時之選云
陳康伯傳以蔡州人字長卿信州大陽人政和初
亳州人宣和三年何象榜登第紹興初爲勅令所削定官出通判衢州五
年提江南東路茶鹽公事六年除大常博士八年遷屯田員外郎尋遷戶

部員外郎使司勳十三年除軍器監康伯與秦檜有舊又在朝路浮然無
求檜常稱其諍重馬十四年除權吏部侍郎以將出使也於是虜始遣馬
廷和來賀天中節康伯假本部尚書充接伴使因命為報謝使十五年虜
復遣元顏宗永來賀生辰康伯仍充接伴使既入境上以端午賜扇帕宗
永言本國是日例賀且接伴使副同之乃敢受康伯以舊制却之或謂康
伯此細事朝廷必不惜康伯曰今曲從之後為例不復可改且辱命自我
始况所求或無厭寧能盡從之乎宗永卒受賜因自辯數曰接伴慢我朝廷
聞之懼生事古者論康伯罷之出知泉州尋提舉江州興國宮二十五年
始命知漢州未上除吏部侍郎二十六年得旨措置戶部財賦康伯言當
節妄費以寬民力請令監司察州郡支用如權攝饋遺借請批券諸不如
法者不則臺陳彈劾從之二十七年兼侍讀尋除本部尚書康伯辭兼須
措置戶部財賦許之九月除叅知政事二十九年六月兼權樞密院事九
月拜右僕射同平章事湯思退自右揆遷左上語康伯曰卿靜重明敏一
語不妄發真宰相也今與思退共政如有可否不惜商量康伯奏曰大臣
論國事進退人才自當盡心若掎姁取容植黨自固臣不敢也初逆亮有
南吹之意賀允中葉義問相繼使還言虜必敗盟而朝廷未之信也至是

兵部尚書楊椿言於康伯曰迹虜敗盟其北已見今不豫備悔將及康
伯因與椿策所以防虜之術如兩淮諸家各盡分界使自為守措置民社
密為寓兵之計淮東劉寶將驍卒少不可專倚沿江州郡增壁積糧為歸
宿地皆其目也康伯見上言虜謂我和好茲久而兵備弛其南故無疑因
條上兩淮守禦之計甚悉上嘉納之勅令書成遷一秩三十一年三月拜
尚書左僕射五月全國賀生辰使副高景山王金入見全升殿報淵聖皇
帝上億聲言索漢淮故地指求湯思退以下將相大臣及內侍凡四名來
南京議事廷中震懼報欲虜使去乃發喪權工部侍郎黃中聞之馳白康
伯曰此國家大事臣子至痛之節一有失禮謂天下後世何且使人問焉
將何以對於是始議發哀成服調兵守江淮之策天節免百官上壽集侍
從臺諫于都堂議起兵康伯傳旨云今日更不論和與守直問戰當如何
知樞密院周麟之已受命充全國起居稱賀使已而聞亮親提兵謀大舉
懼上疏言遣使無益虜必殺臣以動兵疏入上震怒康伯見麟之勉以國
事麟之語侵康伯康伯曰上若遣康伯聞命即行雖死可避十月王權敗
師于淮西朝野岌岌上招楊存中與宰執對于內殿上諭以欲散百官浮
海以避之康伯曰不可遂定親征之議十月謀報虜將瞰江下詔親征傳

永樂大典

卷三二四八

撤諸國慮東京留守萬王褒自立十一月亮為諸酋所薙報至康伯請率百官賀上曰未頒爾侯到汴京與卿等同慶十二月駕幸江上視師還報淮東虜將皆遁去在和州者尚三萬餘康伯奏給招安旗榜雖女真桀與補官萬戶許授節鉞餘視爵秩高下更超等換授白身人特命之官闕以生路庶幾束手來歸也上曰彼雖夷狄亦人爾首惡止亮一人若桀殺之朕不忍為也三十二年正月上至金陵有上書言進取者康伯不能決上命侍從臺諫議集議可否群臣皆無言唯請回蹕臨安而已二月上還臨安初虜騎臨江朝臣震怖還其孳宅適上憇維揚之榻百官般家者皆不問比虜退家在城中者惟康伯與禮部侍郎黃中兩人而已三月金國遣元帥府左監軍高忠建報登位先是閤門定授書之儀略於汴京故事詔館伴徐禧以示忠建忠建固執上特許殿上進書及升階猶執舊禮康伯以直折之忠建語塞乃請宰相受康伯奏曰臣為宰相難以下行閤門之職忠建奉書跪不肯起廷臣相顧愕眙康伯呼禧至榻前厲聲曰館伴在館所議何事喜徑前掣其書以進虜氣沮及面授報書始用敵國禮亮之立也奏檜白遣柄臣往賀至是命起居舍人洪邁假翰林學士知閤門事張掄假鎮東節度使副之用舊禮也五月甲子詔皇子瑗立為皇太子乙

永樂大典卷三二四八

十五

亥內禪康伯等陞殿奏言臣等輔政無狀聖恩貸而昧今陛下超然高蹈臣等不勝欣贊但自此不獲日待清光犬馬之情不無依戀因再拜泣下上亦為之揮涕曰此事斷自朕意卿等宜悉力輔嗣君康伯等奏曰皇太子賢聖仁孝天下所知但聞謙遜太過未有即御正殿上曰已再三邀留矣上入宮內侍扶掖皇太子至御榻前拱手側立不坐康伯率百僚賀陞殿奏言願陛下正南面以副太上皇帝付託之重天顏愀然曰此大位懼不敢尚容辭遜太上皇帝即日駕之德壽宮十二月恭樞密使隆興元年十二月除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判信州尋充醴泉觀使二年拜左僕射兼樞密使乾道元年加少師依舊大觀文致仕沙隨程迥知名士也嘗言虜亮謀入寇迥習有唱為幸蜀之論者康伯痛詆斥之忠誠懇切上為感動計得不行當時朝士皆知之而日增不敢書墓銘行狀無所載後十五年迥以語士大夫已不謂然矣况干叔之後惜乎我上饒志陳康伯字長卿紹興三十一年拜左丞相隆興元年乞去章十數上十二月制授少保觀文殿大學士進封福國公判信州用韓忠獻王須鄉郡故事寵之明年遂再入相位乾道元年二月二十八日入對于漏未盡數刺退至殿門喘刺與歸牙遂不起遺表湖上寒涼輒視朝三日贈大師勅入內侍省押班

賈耽主管葬事詔大常討論宰相薨于位典禮賻銀有三十疋兩賜水漿
 腦子以欲溢文恭擇日臨奠命權工部侍郎柯備護其喪以歸以姪大節
 添差江東轉運司屬官本州應副葬事一再遣官致祭官其親屬十一人
 賻卹之典極其哀榮蓋公之在相位也值虜亮時其強大以間不虞欲躡
 符秦魏秦之燭乘其兵六十萬踰淮壽略滁和踐蹂真陽之間禮
 帳相望鉦鼓之聲不絕雖師出無名天地鬼神怒而不赦然志始成足速
 近大震公時以謀議輔佐天子雖同列間有違家室先去者公屹然不動
 氣貌自如遺書警奏緣手板決一時言兵事者皆得展盡底蘊擇其長而
 用之人特以安會中書舍人虞允文趣師趨采石事不得渡偏將李寶入
 膠西焚其戰艦荊鄂軍又順流南下虜勢大屈其酋益憤約其黨三日畢
 濟過期盡醢之帳下遂變驛至公入賀高宗曰此卿輔佐之力也鑿與勞
 師建康天威所臨虜聞之一夕遁去是時軍興國家調度百出所費不貲
 而暴征橫歛不及於郡縣閭里從容若無事時民至今運頌之高宗素有
 與予之意朝夕協贊以決大議挺然有古杜稷臣之風此所以兩朝眷獎
 之異始終無間者歟始時公方罷相而虜復侵邊以左僕射湯思退都江
 淮權策免警報益急人情大駭望公復用上親札遣中使卧家居起公復

以為相制出中外鼓舞公之未至太學生數百人狀闕乞用公迨公之未
 而都人夾道灌呼莫不以手加額其得人心如此公之薨也孝朝親御
 輿書其碑首曰旌忠顯德之碑後三年公之子偉節叩首闕下乞文刻之
 有詔翰林學士劉珙其俾汝銘其略謂公姿貌魁秀氣宇闊遠望之知其
 為鉅人自為諸主時持身甚嚴不知有世間浮靡事居家以孝友聞事後
 母蔡國夫人尤篤敬愛其兄悉推先業與之待遇族姻鄉黨均有恩意其
 學一出於孔孟在人主前論事專以寬大開迪上心士大夫一時歸之凡
 所論薦唯賢與能不務主己或勸取士以為門下用公曰是立黨也其可
 乎張浚有人望方再用也公推輓之備至公辭位又薦可復以為相父見
 張浚絕口不言公為接伴時以言者罷去後言者予來覓官公為難色前
 後廟堂七八年同列自相好惡獨公守正周旋其間無所適莫後皆曰陳
 丞相長者不敢以毫髮欺望退朝危坐一室簾几蕭然不聞簪歎音天資
 冲粹類皆如此有文集三十卷溫閱簡古信乎有德之言也又謂臣嘗論
 公起布衣致位上台平時樂易和粹與物無競若不經意於世者及臨大
 事呼吸變化有安有危而謀猷靖深動合機會群公有不可及之歎世以
 為度量似謝德望如楊紱用能運動樞極再安天下順有不績卒為宗臣

公之子偉節直秘閣安節賜進士第後為郎未及顯用而死孫景泰終於
知太平州人皆謂能世其家公後配饗孝宗廟廷景泰等有請改謚文正
公姓氏道華陳康伯進士翰林學士卒已親征詔曰漢家之厄十世至光
漢而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紹興年吏部尚書使金還知泉
州漢州叅政僕射平章持進封信國公進福國公再相封魯國公乾道元
年少師致仕卒年六十九謚文正公其謚文曰成天下之一化者謂之文
格君心之非者期於正宋名臣言行錄太上皇帝臨御寓內三十六年始
者北狄貪天之禍太上不忍南北之民蹈鋒刃遂屈已議和歲月已久而
虜酋篡竊自立者恃其強暴竄兵號百萬糧帳相望鉦鼓之聲不絕雖師
出無名天地鬼神怒而不赦然去歲歲迅速近大震時則有公以謀佐天
子鎮定大事折箠而笞使自殺其驅而去豈不偉哉先是紹興二十八年
孫道夫使還言虜將敗盟以關陝質馬為言其謀不可測而廷臣猶幸其
無事公首發其端太上命同知樞密院王綸往驗之虜酋頗相結難又兼
義問報聘回知虜已聚兵公獨奏曰虜謂我和好滋久備必弛其南牧無
疑因條上兩淮守禦之計太上嘉納之明年虜遣高景山來賀天申節果
出慢言求淮漢地及指取將相近臣公奏虜違天道離巢穴數千里爭一

永樂大典卷三千四百八

十七

旦之利必將自焚况曲在彼則我軍奮怒惟陛下決計用之士氣自信及
其鋒可以必勝太上以為然檄書下六軍踊躍爭北首死敵命侍衛馬軍
司振閱出戍御史中丞江澈節制荆襄知樞密院兼義問督視江淮軍馬
官公指授方略分據要害之地虜臨江朝論法法雖同列聞有違家屬先
去公屹然不動氣貌自如遞書警奏緣手裁決一時言兵事者皆得展盡
底蘊擇其長而用之人侍以安初逆亮入寇內侍張去為陰沮用兵之計
且陳退避之策或又妄傳有幸閭蜀之議人情惶惑公奏曰聞有勸陛下
幸越及聞者誠用其言大事去矣一日中使持御批來甚遽公讀之乃有
旨如更一日虜騎未退且令放散百官公取焚之入奏曰審如聖訓百官
既散主勢孤矣上問焚之何也公曰既不可付外施行又不可輒留私家
故焚之上深然之後公與湯思退同相上皇宣諭曰卿靜重明敏一語不
妄發真宰相也今與思退共政如有可否不憚商量公曰大臣論國事進
退人才自當盡心若矜阿取容植黨以自固此鄙夫患失者臣非唯不敢
亦不能故事宰相初除例賜銀絹公辭上皇曰此舊格何足辭公奏國用
匱乏自人主及百司皆當省節庶幾有濟臣若盡受何以風百僚力清域
半從之今上居潛邸上皇一日謂宰臣曰善安郡王當異其禮除少保真

王勝王帶公與同列稱賀上皇獨留公曰向嘗與卿謀及此朕不為難公
奏曰陛下聖學高明洞燭今古易其所難臣敢為天下賀上與公等論淮
上屯田事上曰士大夫言此者甚多然須先有定論用軍乎用諸民乎若
論既定當先為治城壘廬舍老少所有歸蓄積有所歲然後可為公曰今
淮西歸正人願就耕者衆已降牛種本錢趙子漸所納抽解木植亦分送
兩淮治屯田人廬舍矣上曰甚善虜使高忠建來告嗣位入見欲用舊禮
投國書公以義折之乃請宰相受書公又持不可廷臣相顧愕眙公館伴
徐壽至榻前責以議不素定壽徑前取書進呈虜沮甚上嘉歎之公論備
邊當擇良將上曰偏裨中有驍勇者卿等可以所聞見隨其高下具名以
聞上謂公等曰上天悔禍夷狄相攻金先遣使請和則其國中可不倘舊
禮復還得奉祖宗陵寢尤見天意眷顧公奏曰項平虜母有云只見漢和
蕃不見蕃和漢今日虜先求和仰見聖德動天之應上皇倦勤初有與于
之意公朝夕協贊以決大議挺然有古社稷臣之風上即位公為首相奉
冊如禮以公舊臣每對但呼丞相而不名公悚懼乞正名分上曰尊禮元
老此非過也隆興初公言八月中金國副元帥斡石烈志寧以第三書來
欲通和好朝廷遣盧仲賢持書報之其所論最大者三事我所欲者削去

舊禮彼已肯從所欲者歲幣如數我不深較其未決者彼欲得吾鄆海泗
州而我以祖宗陵寢欽宗梓宮為言未之與也恭奉聖訓違王之望龍大
淵為通問使副命下之日議論洶涌乞召張浚歸國持世懿訪仍命侍從
臺諫集議上諭公等曰虜能以太上為兄朕所喜者公奏靖康以來首足
顛倒之勢垂四十年一旦肯為敵國皆聖德所致初公自建康危從回即以
病祈去太上屢詔不允隆興初公乞去益堅上留之愈力章十數上十二
月進封福國公判信州用魏郡王韓琦領鄉郡故事寵之公入謝上慰勞
之曰丞相之歸所謂歌馬他日宣召切勿辭詔率執錢別百官郊餞恩禮
殊絕未有前比公力辭鄉郡改醴泉觀使時虜兵再犯淮甸以左僕射湯
思退督師繼策免警報益急人情大駭望公復用上親札遣中使即家召
公復拜尚書左僕射進封魯國公制出中外鼓舞然議者疑公久厭於富
貴得去如釋重負又養病卧家必不肯強起雖子弟親戚亦謂公宜以病
為辭不為過也公曰不然今王室艱難我大臣體國與疾上路幸一見上
或憐而歸之耳中道聞遣使甚乃魚程以進問月至闕下上御便殿詔其
子安節婿文好誼扶掖入見仍成拜賜坐勞問優渥公謝病不任宰相職
上不許詔間日一會朝許有與至殿門非大事不書押賜衣帶夜宴之具

永樂大典

卷三一四九

都人見公夾道歡呼皆以手加額然後向之期公未起者自以淺為大夫也上謂宰臣曰陳康伯有器量朕意從太上在全陵其從容不迫可比晉謝安臨終奏事無一語差繆出至殿廡而疾作與至第楚公姿貌魁秀氣宇闊遠望之知為非人自為諸生時持身甚嚴不知有世間浮靡其學一出於孔孟在人主前論事專以寬大開迴上心凡所論薦唯賢與能不務主已或勸取士以為門下用公曰是立黨也其可乎張浚有人望方再用也公推執之備至公辭位又薦可復以為相及見張浚絕口不言前後廟堂七八年同列自相好惡獨公守正周旋其間無所適莫後晉曰陳丞相長者不教有毫髮厭望退朝危坐一室簾几蕭然不聞簪欵音蓋天黃冲澹頽皆如此皇太子服襖袍內侍扶掖至御榻側立不坐百官拜舞山乎起居畢公升殿奏領陛下即御座以正南面仰副太上皇侍授之義天顏愀然曰君父之命出於獨斷此太位懼不敢當尚容辭避公再奏曰陛下應天順人龍飛寶位第以駕下之材恐不足以仰輔新政依乘風雲千載之遇責與四海蒼生不勝大慶宋胡銓滄庵集與陳長卿劄某惶恇仰惟僕射樞使大丞相視時卷舒與道進退向也辭萬鍾而弗顧凜乎其難今為念四海之倒懸幡然而起上將以軍國重事盡付於公公宜為社稷蒼

永樂大典卷三千一百四十八

十九

主克勝其任某限以措置海道無繇躬詣鈞屏象賀其下情不任惶懼瞻依之至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一百四十八